

报告文学

柳白
著



尊严

从黑发告到白发

中国电影出版社

尊 严

—— 从黑发告到白发

柳 白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尊严：从黑发告到白发 / 柳白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9

ISBN 7-106-01395-1

I . 尊… II . 柳… III .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713 号

尊严——从黑发告到白发

作者：柳 白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 (010) 64264129

社址：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2 号 10001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 1201 工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25

插页：14

印数：20000 册

版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106-01395-1/I · 0200

定价：18.00 元

电影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1 横祸突来	(1)
2 夜“审”	(8)
3 范李死了	(15)
4 验尸	(20)
5 “联席会议”	(30)
6 尸体火化	(39)
7 我要读大学	(49)
8 省城寻青天	(58)
9 到北京去	(66)
10 阴谋，又一轮	(74)
11 第 11 次成都上访前后	(84)
12 “联合”调查	(92)
13 记者调查	(99)
14 堕落的温世发	(114)
15 案惊北京	(128)
16 送别	(136)
17 等待	(147)
18 初识李裕芬	(154)

19	卖血记	(169)
20	曙光再现	(175)
21	两种回声	(181)
22	原来如此	(191)
23	悲喜之聚	(202)
24	直辖市第一案	(210)
25	蜀道杜鹃红	(222)

附录一 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文件

——关于对范李死因的调查及
处理情况的报告

附录二 范李死亡原因应重新调查、鉴
定，有关违法人员应依法追究
责任

——重庆廿名记者、律师的调查
报告（节录）

附录三 范李死案研究（节录）
..... 赵泽隆

附录四 有关范李一案的部分调查证据
.....

我活得很累（代后记）

补记

1 横祸突来

只为3吨水，15年前的10月23日，家住山城重庆大渡口区协和村286号的李裕芬的家突遭横祸——其年仅24岁的儿子范李转瞬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打人凶手，被民警和联防队员抓到新山村派出所。自此，一个千古奇冤拉开了序幕。

1983年10月23日中午。长江之滨。

山城重庆大渡口区协和村286号。

正在家中休假的重庆钢厂（现名重庆钢铁公司）工人范李手提饭盒走出家门。他去给此时仍在区石板场门前摆摊儿修锁的妈妈送午饭。可能是嗅到了饭菜的香味，范李没走多远，邻居家的一条短尾巴的小黄狗就迎着他跑来。确切地说，是冲着饭盒跑来。范李对这位“老朋友”的突然光顾感到惊喜又快乐。饭当然不能给“老朋友”吃，但按往常惯

例，只要一相遇，总免不了要与它嬉戏一番。不过今天“重任”在身，范李只是轻轻拍了两下小黄狗的头，就抱着饭盒快速登上梯坎溜掉。身后，传来“老朋友”极为不满的狂叫。

范李来到石板场门前的时候，妈妈李裕芬正伏在小桌上忙着干活。为了不惊动妈妈，他轻手轻脚把饭盒放在桌子上一块空闲的地方，就转身离去。

“范李，吃饭了吗？”妈妈叫住了他。

“没吃，我回去就吃。”

“下午查水表的要来，我今天早收工，你要在家等我。”

“知道了。”范李边走边应答，转瞬就消失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

也真有些奇怪，那天下午，自打范李走后，修锁的，修手电筒的，修打火机的，一连串地找上门。就在李裕芬下决心收摊儿的时候，又一位熟人拿着一个手电筒匆匆而来，说是家中老人夜间上厕所要用，请求马上修好。熟人的面子是不能驳的，何况李裕芬本来就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她重新打开了工具箱，坐在了小桌前。

“李娘娘，快回家看吧！你儿子打了人，满地是血！”正当李裕芬全神贯注修理手电筒的时候，邻家的一个姓赖的女娃急冲冲跑来向她报信儿。

“怎么打人？”李裕芬惊愕地抬起头，又发现重钢三管科（管理水、电、煤气收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到了身边，她感觉到事情不妙，急忙起身收摊儿往家跑。跨过马路，上下一道道梯坎，临近家门时，李裕芬看到家门四周已经围满了人。一位民警正挥舞着警棍，拍着门板大声吼叫：“开门！”

开门！”民警旁边几位新近被招雇的非常风光的联防队员和三管科科长许忠诚，也一起帮着助威。李裕芬认得挥动警棍的是新山村派出所的民警叫席惠泉，并深知这位被群众唤做“狗儿”的家伙的厉害。她怕儿子吃亏，拼命挤到家门前，“啥子事吗，这么凶！”她毫不示弱地质问席惠泉。“你儿子打人！把人家查水表的打得头破血流！”席惠泉凶神恶煞般又一声大吼。

到了这时候，李裕芬才判断出眼前这一幕的原委：上个月抄表员吴桂斌来家查水表，水表上明明显示的是用水3吨，吴桂斌偏偏在本子上记录用水6吨。昨天吃晚饭时，范李告诉她，抄表员今天还要来查表，李裕芬让范李与吴桂斌交涉，上个月多算了表数，这个月就不要再多算了。范李答，他不愿意和她讲话，还是妈妈自己回来跟她说吧。因此李裕芬特意叮嘱范李她今天将早收工，为的就是想当面向吴桂斌把这事说清楚。按以往惯例，抄表员要待5点以后才来，今天不知怎的，不到4点就来了。但此时李裕芬也心生疑惑，从小到大，从未和人动过手打过架的儿子怎么会突然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她心很急，也很想让范李把门打开问个究竟。可眼下面对有意扩大事态的三管科科长许忠诚招来的这彪人马，李裕芬知道生性老实又胆小的儿子是绝对不敢把门打开的。

“限你最后5分钟，再不开门，我们就要把门打烂！”在新山村派出所坐镇的所指导员温世发的最新命令传给了席惠泉。

担心事态真的闹大，李裕芬赶忙请求席惠泉稍候片刻，她要从后窗爬进屋内把门打开。她心急火燎地绕到房后，房

后是一道倚着山坡的院墙，翻过院墙就是她家的后窗，李裕芬晓得后窗是虚关的，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进屋里。邻居见状，赶忙给她搬来木梯，让她翻墙进家。看到突然自天而降的妈妈，满怀委屈的范李迎上前，“妈妈，抄表员把水表抄错了，我请她改正，她不改和我吵。后来她出门了，他们就说我打人。妈妈，我没打人！”还未等李裕芬开口，范李已是满眼泪光。知子莫若母，李裕芬当然相信自己的儿子！本来性格火辣辣的她，心中不由得又冒出烈火一团——“没打人，怕什么，开开门把事情向大家说清楚！”

就这样，李裕芬和范李，母子俩相依为命的小屋之门被打开了。李裕芬死也想不到，此门一开，即是由她亲手为儿子拉开了通向地狱之门——儿子从这门里跨出去就再也没回来！

她护着儿子刚要出家门口，联防队员马玲（男）就猛冲过来，一把攥住范李的右手，拎着早已准备好的铐子就要往铐。铐子是席惠泉给他的，此时提着警棍一脸凶相的席惠泉就站在一旁。毫无防备的李裕芬见状，赶忙扑过去死死抱住儿子的胳膊和对方争执起来，“拿证件来，你们没有证件不许随便铐人！”

“铐起来！你再不让开，连你一起铐！”席惠泉大声吼叫着，但他并不亲自动手，而是招呼另一些联防队员一拥而上帮马玲去抓范李的右臂。双方你争我抢之中，身材矮小的李裕芬显然不是对手。范李心疼妈妈，一边挣扎，一边高喊：“妈妈，我没打人，让他们铐！”

铐住了范李，那些被群众称做“二杆子”的联防队员精神陡增，加上民警席惠泉和三管科科长许忠诚带来的一帮，

吼着嚷着将范李从围观的众人中推搡出来，他们要把范李押送到新山村派出所。李裕芬当然想像得出儿子被这帮凶神带走的后果，她急忙挤出人群追上来，“范李，妈妈陪你一道去！”但她才走了两步，许忠诚就把她拦住，“你先别走，等把你家的三表拆掉再说！”语气之强硬之霸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节外生枝的事突如其来，顿使急得心碎的李裕芬进退两难：她既放心不下儿子，又对许科长最后通牒式的命令无可奈何。只得收住脚，随三管科的人重返家门。就在她背转身前的瞬间，戴着铐子登上梯坎的范李也同时深情地回过头来，“妈妈，我走了！”——目光里透着对母亲深深的依恋——那是李裕芬记忆中永远挥抹不去的目光。

1996年的夏天，我第三次来到重庆采访范李死案之时，站在当年范李与妈妈深情告别的梯坎上，李裕芬又一次向我回忆这段往事：“儿子走时穿的是一双破布鞋，我儿子活到24岁我也没给他买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得法子，家里生活穷。范李就是走到这儿，弯下腰，用带铐的双手把鞋提上，和我说，‘妈妈，我走了’这句话的。”她终于忍不住落泪了，泪珠滑过脸颊，滴落在吸足一夜雨水，在清晨的阳光下散发着湿气的梯坎上。

重庆多山，李裕芬的家刚巧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山坳里的居民区。从眼前这道梯坎迈上去，即是一条几十米长的斜街，穿过这条斜街就到了号称大渡口区“长安街”的钢花路。沿着钢花路走上1500米就是那个断送了范李年轻的生命的新山村派出所。我不止一次在这条路上往来复去，我知道，这是当年，范李走过的最末一段人生之路。好几位目击

者不约而同告诉我，范李走得急而快，边走边受到民警席惠泉和联防队员的拳头加上警棍的击打。在一家刀削面馆和钢花路相交的街口，席惠泉更是别出心裁，解开铐子，将范李胳膊一上一下从身前扳到身后，改为“苏秦背剑”的姿势。在这个令席惠泉与那一帮“队员”十二分得意的时刻，范李哭了，而且哭得十分伤心。从小到大，他还从未有过如此当众受辱的经历。他是流淌着屈辱的泪水，被推进钢花路 227 号——新山村派出所的大门的。李裕芬回忆说：“范李走得快，他怕熟人看到。他自尊心很强，无缘无故挨了打，他感到难堪才流眼泪，心里委屈嘛！”

“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新山村派出所”，白底黑字的木牌竖挂在繁华的钢花路路边。木牌左侧，就是派出所的大门。1996 年的盛夏，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迎面首先看到的是“正警风从自己做起，爱人民从点滴做起”的横幅标语。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如果你单单看到这条标语，怎么也不会想到，13 年前，范李就是在这标语后面的小屋惨遭毒打逼供，而未得到哪怕点滴“爱”的恩赐。更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半年多之前，该所再出命案：1995 年 9 月 3 日，一位叫戴中明的民警，只因“怀疑”棱水镇农民甘国洲有盗窃行为，就将其带铐押解至派出所，进行“独立审讯”。拳打脚踢加上用警棍电击，没多会儿就把甘国洲收拾得气绝身亡。而那位曾参与毒打范李的席惠泉，在我此行重庆的前一个月，即 1996 年 5 月 15 日，又因争夺舞伴儿，演出了另一场全武行——将住在百花村 225 号之一的小青年秦科的手臂打断。我没有了解到，现在仍分管“治安”的席惠

泉是否为此事受到处理，只听派出所现任的一位负责人评价席惠泉“现今表现一般”。自上次挥舞电警棍参与刑讯逼供范李至今，已是10余年过去，屡屡伤害他人取乐的席惠泉的行为仍被这个威震四方的派出所视为“一般”，那么人们完全可以想像，1983年10月23日傍晚到深夜，那个“一般”该是何等的一幕！

2 夜 “审”

戴着手铐，长达5个多小时的夜“审”，范李由一个活蹦乱跳的青年变成了遍体鳞伤人事不省的“病人”。心急如焚的李裕芬哭求派出所救救儿子，然而，派出所的温世发等人无动于衷。直到范李口泛白沫，才打电话通知重钢医院：“来派出所拉一个精神病人。”

“我真傻，明明知道他们凶，明明知道他们来了那么多人凶多吉少，还开了门，把儿子交给了他们。我后悔死了，后悔死了！”追踪采访范李死案的10余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听到李裕芬发出如此泣血的悲叹。而每每这一刻，我的耳畔就会情不自禁地响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在爱子被狼吞食后，那一遍又一遍的几近相同的哭诉：“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两位母亲，两位相隔一个世纪的同

是失去爱子的母亲，体验的是同样的悲剧主题。但是，她们又是那么的不同：祥林嫂前后不过5年，就以僵卧街头得到解脱。李裕芬呢，则在反抗与不平的心绪中，不屈不挠地为讨个说法，已经同邪恶较量了10多年。她所经受的苦痛、磨难、悲愤和绝望……粘连着社会的最深层。她不是祥林嫂，她比祥林嫂遭遇更悲惨！

那天三管科拆罢水、电、煤气三表天都黑了。李裕芬锁好门，就往派出所跑。几位邻居给她出主意：“赶快去找你儿子单位的人，把儿子保出来。”李裕芬风风火火地去钢厂运输部，但没有人愿意来。她心急火燎地又去找范李同学，想让他们帮忙要人，也没有找到。她只得在焦急与无奈之中，急急忙忙再赶往新山村派出所。派出所的大门四敞大开，跨进大门的过厅，完全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在眼前：仍然带着手铐的儿子侧身趴在过厅长凳上，曾是鲜活的生命已然失去了活力。光线惨淡的过厅森森然，像是丰都鬼城的庙堂。李裕芬的心紧缩了，她急步扑过去把儿子抱起来，将从家里带来的大衣盖在他身上。

“范李！范李！”她连声呼叫。

“妈，他们打我，我浑身痛！”听到妈妈的喊声，昏迷中的范李醒了，他仰望着妈妈焦灼的面容，泪水夺眶而出。

或许是听到了过厅的动静，派出所的二楼有两个人笑嘻嘻走下来。李裕芬认得他们，一个是派出所指导员叫温世发，另一个是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叫郭俊。

“温指导员，快把范李的铐开了，范李头昏了！”李裕芬赶忙央求。

“装死狗!”温、郭二人晃悠到范李身边看了看，皮笑肉不笑地骂了一声，就又转身上楼了。

“装死狗，刚才还谈话!”是夜值班主管审问记录的女民警黄怡也上前踢了范李几脚。

这一夜，这一刻，李裕芬突然觉出周围的世界竟原来是那么冷，冷得连人也变了形。才几天的事呀，温世发请她给派出所修理档案柜。她费心尽力整整干了大半天，没收一分钱。当时的温世发千恩万谢，客气得像个摇头翁。而今夜温却如同与她素不相识一样，用他那双小眼射出的冷冷目光扫了李裕芬几下，随即扬长而去。

“把铐子打开吧，范李头昏了!”李裕芬再次发出几近绝望的呼喊。因为此时她感到斜躺在她怀里的儿子的体温已经变得很凉。突来的恐惧袭上心头，该怎么办呢?她一时没有了主张。正在这时，钢厂保卫处彭定德科长闻讯赶来了。看到眼前的场景，老彭已是心中有数。他俯下身来轻声问范李：“你怎么搞的，怎么打人?”

“范李你跟叔叔讲。”惶恐中的李裕芬没有忘记提醒儿子答话。

“我没打人!”隔了好一会儿，范李吃力地回答。

随着彭定德的到来，方才还是阴森冷清的过厅转瞬间热闹起来。先是后脑右侧包着纱布的吴桂斌出现，坐在长凳上的李裕芬急忙叫住她问：“小吴，范李怎么打你了?”小吴不吭声。恰在此刻，三管科科长许忠诚神不知鬼不觉也来了，“就说用尖尖刀砍的!”他把小吴拉到一边暗中出主意。再之后，温世发、郭俊再次下了楼。彭定德于是和许忠诚、温世发、郭俊商量：“范李和小吴都是工厂职工。小吴的伤势也

不重，是不是先把范李放回去，今后有什么问题，随叫随到……”未等老彭把话讲完，对方就吼起来：“你这是变相包庇打人凶手！”听罢此言，彭定德一怒而去——还说什么呢，跟这些人还能说什么呢？

老彭一走，李裕芬和儿子即刻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孤岛——灭顶之灾降临了！许忠诚、温世发、郭俊和随后而来的席惠泉、郑明孝（派出所民警）以及联防队员邓勇立刻转过脸向范李走去，李裕芬以为要给范李解铐，哪里料到他们饿虎扑食一般猛地抱住范李，硬将其从李裕芬怀中拖出来。毫无防备的李裕芬惊恐万状，“范李不行了，他身上凉了！”她预感到来者不善，于是死死拽住披在范李身上的大衣下摆。但又瘦又小的她毕竟不是壮汉们的对手。不费吹灰之力，范李就被拖到旁边的一间小屋——又一轮“审讯”开始了。“你们不能打他，他身上凉了！”李裕芬喊着跟进屋来。“出去，出去！”屋里人依然是不费吹灰之力把死命揪住儿子的大衣的她推出来。接着小屋门“嘭”的一声关上了。李裕芬急呀，她用双拳敲着屋门继续大喊：“范李身上凉了，你们不能打他！”但是，她的呼喊没有产生丝毫效果。“老实交待，怎么打的吴桂斌！”吼声和范李的声声惨叫不断地传出门外。不管是吼声还是儿子的惨叫，都似支支利箭直刺李裕芬的心窝。她要进屋去，她一定要进去！不知何故，看似紧闭的屋门，竟被激忿中的她撞开了，她奋不顾身冲向范李。此时的范李正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清瘦的面容已变了模样：双目紧闭，嘴巴开张，眉弓和眼窝间一道弧形的创口血肉模糊……李裕芬愤怒地向挥舞着警棍的席惠泉等人质问：“你们做什么打人？”没有人理会她，更没有人看重她的

抗议。但有人三下两下就把她“处理”回到门外原来站立的地方。

“你们不能打人哪！不能打人！”面对这一次真正紧锁的屋门，李裕芬终于忍不住落泪了，她为无力拯救近在咫尺的儿子而悲泣。范李，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范李知道，妈妈为了他，吞饮了怎样的生存的苦涩！从春到冬，从冬到春，一天天，一年年，盼望了多久多久，范李才在她欣慰的泪光中长大……她怕，她怕，她怕；儿子，儿子，儿子；千万，千万，千万——此刻，她已隐隐预感到不久她将面对的一切。天地倒悬，时空凝结，她的头脑突然变得空空，木然地坐在了地上。

“走，到你家去！”又一声大吼响在耳畔的时候，李裕芬已完全处在一种下意识状态。她忘掉了警棍、手铐和一双双拳脚，忘掉了暴力之下发出惨叫的儿子，想都不想，就鬼使神差地跟着去了。她记得，走出派出所大门，早有两部车等在门口。她被郭俊、郑明孝推上第一部车。联防队员和郭俊的部下张立力上了第二部车。她记得，她打开已被三管科断了水、电、煤气的家门，由郭俊拿着手电到处乱照，说是找“血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郭俊发脾气骂道：“找什么找！我们又不是夜猫子！操他三管科的娘！让我们来擦屁股！”郑明孝插嘴道：“三管科有权！”她记得，郭俊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把连她也记不起有过的榔头，声称这就是范李打人的凶器。她记得，郑明孝命令她找出范李的病历带到派出所。她记得，临出家门时，她的脑海才忽地一下想起范李——黑灯瞎火的让找范李的病历，不祥之兆——她的心哆嗦